



神秘的万盛苗族祭祀蚩尤大典

□ 令狐克强



祭祀大典活动现场

汉成帝汉平年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太中大夫、蜀郡人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这种刻像而射的方式正是夜郎原始宗教中比拟巫术的形象体现，也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牂柯郡)俗好巫鬼，多禁忌”的最佳例证。而神秘的“万盛苗族祭祀蚩尤大典”，就是被称为夜郎巫文化活化石中最后的遗存。

夜郎故地上的巫文化并非仅仅限于秦汉时期古夜郎国的巫文化，而是泛指自古夜郎国以来世居其地的各民族共同信奉的巫文化。在中原文化传入之前，各少数民族信奉的多是本民族固有的原始巫文化和巫教。由于其地生产水平低下，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疾病死亡时有发生，因而民众的生存和发展处境十分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人们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大自然抗争；另一方面则求助于神秘的巫文化。

过去，每年的正月初三至初五，苗家男女老幼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带上芦笙，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庆典“踩山坪”。踩山会上，他们载歌载舞，迎请祖先、祭神还愿、交朋友、谈情说爱，煞是热闹。深沉的桶鼓与高昂的唢呐交织，悠扬的芦笙与欢快的苗舞同步，将石林装点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伴着笙歌鼓点，《滚山珠》《爬杆花》等众多展示苗家风情的传统节目，相聚、寻友、对歌、迎亲、拜堂、闹新房等苗家婚俗与传统的“苗族祭祀大典”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苗文化长卷。

蚩尤，名央，是上古时代九黎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战神。他重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在中华文明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苗族公认的祖先，蚩尤受到后人崇敬，“踩山坪”就是万盛苗族祭祀蚩尤最重要的活动。而最具巫文化色彩的“苗族祭祀大典”又是“踩山坪”中最重要的一环。

“万盛苗族祭祀大典”分起始坛、请神坛、大祭坛、祭神坛、孝神坛、回神坛6大坛。

起始坛开始时，牛角号长鸣，桶鼓声由小而大。然后牛角号、莽筒长鸣，桶鼓声由小而大。鼓角齐鸣下，“万盛苗族祭祀大典”幡旗、“九黎蚩尤神位”神龛、猪牛羊“三牲”茶盘后面，杨、熊、马、陶、李、王等8个苗族姓氏的8位族长（家长），在旗手的带领下出场。然后，奉香手、奉祭人员、奉碗手、芦笙师、斟酒师、旌旗手、仪仗队跟随其后出场。祭祀队伍出场绕场三周后，主祭人员在祭台上按既定安排各就其位，仪仗队列于台下，旌旗

手立于祭台两侧。然后，奉香手插香、奉祭人员摆放刀头、奉碗手摆酒碗。

请神坛是祭祀正式开始。其中一名占卜鬼师以苗族传统习俗形式，打竹卦占卜，为山神安位。同时，告知东南西北各方山神，九黎部落的后代们，将在万盛龙鳞石海举办踩山会，恭请各方山神到位。然后将一只已开叫并鸡冠完整的鸡杀掉祭神，表示谢天谢地。随后，烧钱化纸，请发财酒。鬼师带头叩头作揖，其余族长（家长）、仪仗队等所有人员跟随效仿。仪式结束后，芦笙师用事先祭祀过的芦笙吹奏《请神歌》。神歌鬼师同时吟唱：“踩山前夕安神位，黎山老母必先请，随后龙王三太子。上请玉皇大帝，下请四大天王，右请一位人祖爷，左请火炉大将军。七星白马沿天巡，提起宝剑斩妖精。鬼师此施号，急急如律令。”

大祭坛就是“打牛”，是祭祀大典的精华部分。“打牛”也叫“椎牛”，是苗族村民祭祀远古祖先的表现形式，发端于父系社会初期。据苗族《古老话》记载：上古时，公主母奶夔的儿子黛玉、黛凯因听信谗言，杀了他们的生父狗图腾部落酋长玛苟，奶夔愤而追杀众子，责令他们杀七头水牯向亡父赔罪。“打牛”习俗由此而来。

苗族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而宗法伦理的基本精神就是尊敬孝顺老人。同时，苗族又是一个农耕民族，农业生产是需要经验来掌握、指导的。通常老年人则因具有丰富的生产知识而备受年轻人尊敬。苗族崇拜祖先，一是本民族的始祖蚩尤，二是本家族的祖先。他们认为祖先“虽死犹生”，其灵魂永远与之同在。节日或平时杀牲大家都要先祭祖先，每日就餐时必先酌酒撒饭请祖先受用。同时，苗族人民崇尚文明，讲究礼仪，敬重长辈；与人交往，真诚相待，拾得失物，退还原主。于是，他们常常敬山神、敬祖先、敬来宾。祭祀大典上，称为“开山敬酒”。

苗族对祖先的崇拜，还体现在对祖先的典敬、祭献和追念方面。“回神”，就是祭祀大典的尾坛。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且发展轨迹历代可寻，延续不绝，在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万盛苗族祭祀大典演绎了苗族先民们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离乡背井，翻山越岭，跨江越湖，历经了千辛万苦和苗族人民奋力拼搏、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

(作者单位：万盛博物馆)

村树与村花

□ 董运生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长一方树、开一方花。最早的种树者，有可能是我们的祖先，也有可能是风或流水、禽兽。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市树和市花，一个村庄也该有一个村庄的村树和村花。市树和市花需要市民评选，而村树和村花却只需乡亲们的口碑。

家乡是全国最大的辛夷产地。辛夷又名木兰、木笔，是我国特有的树种，既是一种具有散风寒、通鼻窍功效的药材，也是一种极具美学价值的观赏乔木。唐代诗人王维留有一首题为《辛夷坞》的名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王维所写辛夷坞虽在辋川，但以同样的诗句来写我位于秦岭余脉伏牛山区的老家，想来也是极为得宜的。家乡的辛夷树遍植房前屋后，既美化了我们的家园，也是乡人重要的经济支柱。选辛夷做村树，辛夷花做村花，想来乡人们是会一致赞同的。

辛夷花洁白淡雅，其花语是高贵的爱意。早春时节，野油菜、迎春花还未开放，一个个辛夷花蕾就在伸向天空谱写节令之歌的过程中，开出了雪一样洁白的声音。故而，乡亲们时常以辛夷花开的迟早来谋划农事。对于候鸟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辛夷花含苞待放时也常常是不少人将要离家的时节。这两年，寒假期满将要离家时，我常常寻遍山边、河湾的各个沟沟岔岔，希望能找到春日里的那一朵辛夷花。去年元宵节后，我在返程前两天里四处晃荡也没能找到一朵辛夷花的影子。离家的那天早上，天空飘起了雪花，车过林场河时，我竟然在山边发现了两枝正挣脱灰褐色外皮束缚而露出了尖尖一角的白色花苞，这使我得到了不少慰藉。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乡亲们来说，正月、二月称得上是小农忙，其中的不少农事就和辛夷有关。开春后，趁着土地还有墒，不少人家会给辛夷树施上上年秋季就备好的肥料，期盼着当年能有一个好的收成。入二月，不用动员，家乡处处看得见植树造林活动。凭着辛夷花漂亮，辛夷花蕾是药材，辛夷树是名贵的观赏树，就不难理解乡亲们种得最多的是辛夷树了。挖坑、浇水、培土，乡亲们种下的不仅仅是树苗，还是带着绿色的希望。春夏两季，只要不是极端干旱，辛夷树一般是用不着人们劳神打理的。

农历七月，乡亲们常会根据市场行情对辛夷树进行嫁接或改接，大毛桃、铁桃、串鱼是近年来相对较受欢迎的品种。过了中秋，乡人就陆陆续续开始采摘辛夷花蕾，这一活动能持续到腊月前后。对于小树，人们站在地上采摘，顶多搬一把梯子摘那些踮脚、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对于稍大一些的树，则艰辛得多，要到树上用绳子将主枝拴起来，踩在绳子上采摘。拴绳子需要眼力和技巧，既要牢实，也要使尽可能多的辛夷花蕾处于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毕竟踩着绳子在几米到十几米高的树上劳作几小时可不是闹着玩的。乡亲们踩着绳子摘辛夷的时候就像一只只忙碌的蜘蛛，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抬头看天上的白云和雁群，有读过书的，还会应景吟上两句诗文。刚采摘下来的辛夷花蕾即可出售，也有不少人家会选择深加工、烘干后待价而沽。秋冬季节，买卖辛夷是家乡最为常见的生意。供不应求时，甚至还有商家先给一部分定金的。

村树和村花不少人的生活中扎根、开花、结果，即使远走他乡，也常常会在梦中与它们相见。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有意思，人栽种了树，树也滋养了人。工作之后，我常常思念千里之外的家乡，好在离小区不远的广场上，有几棵辛夷树，这多少减轻了我在这异乡的不适感。我时常给孩子开玩笑：“没准，它们是我们的乡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师)

